

图呈万象珍无伦

——《地图上的宁波》读后感

张如安

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图，现已成为宁波市档案馆中的独特藏品。在宁波市档案馆领导的积极策划下，《地图上的宁波》这部大书适时推出，让读者大饱眼福。全书印制精美，大方厚重，堪称近年来宁波文献类出版物中罕见的精品。

《地图上的宁波》收录了宁波市档案系统及国内外其它收藏单位所藏的有关宁波的各种地图，包括古旧地图和现代地图。我俯临着每一张有山有海的地图，流连于绵延曲折的岸线，注目于逶迤跳跃的群岛，不禁浮想联翩，我的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我觉得本书至少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 类型多样，来源多途。这里有传统的图画型地图，有近代以来的实测地图，有中国人自绘地图，也有外国人的测绘地图，有黑白地图，也有彩色地图，很多地图都是以前闻所未闻，现在是第一次集中展现在公众面前，其珍贵性自不待言。如此众多的地图荟萃一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实在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地图大多来自于国内外的公共图书馆，有的已经得到学者们的精心研究。还有的来自于私人的收藏，如《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图》、《孙总理实业计划图》，颇为难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本书还收罗了17种西方人绘制的宁波地图，这些地图分藏世界各地，我们得感谢龚纓晏教授不辞辛苦，多次前往海内外多个城市调查、收集。这些西人绘制的宁波地图，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大为本书生色。我本人阅览之后，深受震动和感动。

2. 信息丰富，编排科学。全书分为“地雄东南”“域统山海”“境分乡邑”“图呈万象”和“港通天下”五部分，板块化编排别出心裁，富有条理，每一板块既考虑了时间性，也考虑了空间性。这些地图并不单纯，每一幅都藏着一个浓缩的世界，每一个地名都可能唤醒一段精彩的历史。这本地图集将宁波置于中国历史和浙江地方史的宏观背景下，系统展示了宁波区域和宁波城市的发展历程，还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宁波在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和浙江历史上的地位及特色。可以说这本地图集非常真实直观地反映了宁波历史的沧桑变迁，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借用书中的标题，这些地图的汇编，确实是“图呈万象”。本书中对每一幅地图的简要说明，有助于读者对地图的正确解读。总之，本书为宁波区域史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直观新颖的研究资料。

3. 导论精彩，画龙点睛。本书的导论是由龚纓晏教授执笔的，高屋建瓴，有很强的学术性和穿透力。作为国内顶尖的古地图研究专家，龚教授信手写来，游刃有余。作者以地图为中心，通过地图的变迁透视宁波城市的发展轨迹，倾注了对乡土人文历史的关怀之情。通过对历朝宁波地图的解读，作者写下了一段总结性的文字：“从唐朝宁波城建立开始，直到1844年，宁波城市就是指宁波城，或者说，宁波城就是唯一的市



区，江东和江北则都是郊区。但从1844年宁波开埠开始，江北很快发展为全新的市区，江东也从传统的市镇转型为新型的市区。这样，宁波城市实际上包括了宁波城、江北和江东三个市区。至今，人们依然将这三个市区称为“老三区”。宁波城市从“千年府城”转变为“三区鼎立”，其开始的标志是1844年宁波的开埠，而1863年新江桥的建立，则可被视为这一转变完成的标志。1863年之后，这三个市区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作者将宁波城区发展的节点定在1844年的开埠，是很有说服力的。为此，作者还进一步解释说：“宁波城市从千年府城到三区鼎立，这个转变并不是人们事先规划设计的，而是整个历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自然结果。”这一论断亦发他人所未发。从导论中可见，作者对地图的解读有敏锐独到的眼光，比如通过对一幅1853年美国出版的《中国地图》（传教士卫三畏绘制）的解读，不仅认为“这幅地图直观地反映了宁波城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借此窥见了“宁波城在当时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通过细致的对比，作者指出，晚清及民国时期西方出版的地图，许多地名是以西方人的方式来命名的，而1949年之后西方人所绘地图，所有地名都是根据汉语拼音来书写，为此作者感慨地说：“西方地图上宁波沿海地名翻译的这一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总之，精美的地图集配上精彩的导论，真可谓画龙点睛，让宁波地图活了起来。

宁波历史地图的搜集，无论公藏私藏，欲要取得，都良为不易。功夫不负有心人，《地图上的宁波》的成功出版，自然赢得了读者的一片喝彩。或许将来还可以继续补充和完善各类地图，但当下我非常愿意俯仰于宁波地图丰富的表现空间，想象着为其填满苍茫空阔的历史画面。

（《地图上的宁波》中国地图出版社2017年12版）

甬上藏书归天一(二)

胡白水

清初浙东著名藏书楼二老阁，是郑性建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和清雍正元年(1723)之间。郑性(1665-1743)，字义门，号南溪，又号五岳游人，是清康熙五十九年贡生，应受铨试不赴而终生未仕。郑性的祖父郑溱(1612-1697)，与黄宗羲同学于理学家刘宗周(1578-1645)门下，交往甚厚，成为挚友；郑性的父亲郑梁(1637-1713)是黄宗羲的门生高足，考取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曾任广东高州知府，对恩师黄宗羲十分崇敬。郑性就是继承其父遗志，以纪念祖父郑溱和师爷黄宗羲而建造此阁，故名“二老阁”。

建在郑性老家慈溪鹤浦(今属宁波市江北区)郑宅东侧的二老阁，是一座两层三开间的小楼。楼上中间供奉黄宗羲和祖父郑溱及父亲郑梁的神位，其余房间辟为藏书之用。二老阁的藏书由黄宗羲遗存藏书和郑氏家传藏书这两部分组成，总计藏书5万余卷。其中，在二楼左右两间存藏黄氏之书，约有3万卷。根据全祖望的《二老阁藏书记》所说，黄氏这3万卷遗书，是郑性从大火后整理出来的，可惜那部珍贵的薛居正《旧五代史》已不知去向。贮藏于楼下三间的是郑氏藏书。郑氏藏书始于郑溱，据清光绪《慈溪县志·郑溱本传》记载，溱“研究六籍，于诸史百家之书，无不手披口诵，抄纂等身”。郑梁也性好藏书，据介绍“家中藏书甚富，与范氏天一阁相埒”，但传至郑性的二老阁，只有约2万卷了。当时，二老阁不但是浙东的著名藏书楼，而且还一度成为学术中心，据全祖望说，“四方学者或访求南雷之学，不之黄氏而之鹤浦”。

郑氏虽然是个文献世家，但二老阁藏书历经近两百年，也不可避免地代有散佚，其中有四次较为严重。郑性去世后，其长子大节怕善本失窃，把宋元珍笈及稀见的抄本另藏私室，后来这部分书终未归阁，这是其一。四库馆征书，郑氏呈送之书有八十二种，皆未归还，这是其二。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火灾并遭趁火抢劫，这是其三。太平天国起义军攻打慈溪，恶少趁乱窃书，这是其四。历此种种磨难，阁藏之书损失惨重，所剩无几。到了民国初年，由郑性的七世孙郑公议，将所存藏书卖给书贾，为沈氏抱经楼所得，后大多归入北京图书馆；郑氏先人的手稿卖给慈溪同乡杨泰亨；其余残破书籍论斤卖给镇海人倪椿如，后尽毁于火灾。所幸的是，在二老阁藏书散佚过程中，也有一部分藏书经宁波杨巨勋的清防阁和冯孟颢的伏跗室的收藏后捐献给了天一阁。二老阁最后在1943年，被郑氏后人拆除变卖，从此烟消云散。



NINGBO ARCHIVES
宁波档案

档案馆

责编：乐建中 美编：雷林燕
2018年7月22日 星期日
照排：汪金莲

投稿邮箱：ljz@cnhb.com.cn